

“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紧锣密鼓在上博布展，记者采访中方策展团队负责人褚馨——

构想提出到展览落地历经两年，很值得



■本报记者 李婷

作为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大展的第二个重磅展，同时也是中国内地近年来举办的最强阵容欧洲美术史展览，“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1月17日将正式对公众开放。眼下，展览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展。记者昨天走进展厅，现场感受中英双方线上线下联合布展。

画作从木箱取出后，视线一刻不离

“凡·代克的《斯特亚爵士与其兄弟》已经出箱，我们准备把它放在画架上作进一步的检查。”上海博物馆展览部鲍文炜对着电脑屏幕中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工作人员说。得到对方准许后，他戴上蓝色手套，左手拿着一叠厚厚的报告，右手持专业点交灯，开始了画作的点交工作。

“每幅画作，英国国家美术馆都出具了详细的点交报告，涵盖画和框相关的几乎所有信息，包括画作打包方式、安装所需零件和注意事项等，同时还配有照片。”鲍文炜手上拿着的《斯特亚爵士与其兄弟》点交报告有11页纸的文字和两张照片，一张彩色全景，一张黑白照片上标注清楚画作存在的问题，比如哪里有裂痕、斑点等。报告已提前认真看过，他要做的就是对照报告比点对画作细部，检查画作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性改变。

为了防止工作牌碰到画框，鲍文炜将其甩到后背，拿起点交灯一寸寸缓缓扫过画面，看到有问题的地方，他停住手中的点交灯，一旁的郑灵云立刻用手机拍下细部特写。“每个角度都要拍到，等到归还时英国国家美术馆会再认真检查画作的状况，核对时可以通过照片判断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郑灵云说。在他们的身后1.5米处，有人手持云台，用手机将他们的点交过程全程直播给电脑另一端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工作人员看。不远处，还有一个摄像头实时捕捉现场布展画面。

“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线下联合布展，英方线上指导，我们线下配合。”中方策展团队负责人褚馨说，画作从木箱取出后，英国国家美术馆工作人员的视线一刻不离画作，直到画作安全挂上墙。考虑到伦敦和上海8个小时的时差，每天的布展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英国国家美术馆派

了三名工作人员实时在线，一位负责项目统筹，一位紧盯艺术品搬运，一位是修复师，各自有分工，有问题及时沟通。“我们进行的每一步预先知会对方，得到同意后再继续。虽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双方相互信任，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很快给到令对方放心的方案。”

“必须严丝合缝，不留安全隐患”

“一二，走！”在七位运输人员的通力合作下，长2.56米、宽1.62米的《斯特亚爵士与其兄弟》终于上墙，但画作与墙面不够贴。“拿下来，重新挂！”搬运负责人果断发出指令。这意味着需要将几百斤重的画抬下来再搬上去。“必须严丝合缝，不留安全隐患。”他告诉记者，承载画作的上面两个挂钩和下面两个托架，是根据标注的画作尺寸提前定好位的，但实际上大小会有轻微出入，需要及时调整。在一番细致的测量后，左边挂钩上移0.2厘米，右边挂钩上移0.3厘米，画作重新上墙，这一次终于“严丝合缝”。

记者看了一下时间，从开箱、点交到上墙，这幅画作一共花了1小时20分钟的时间。“这么大的尺幅，正常，昨天一件约阿希姆·布克莱尔的《四元素：火》花了两个多小时。”褚馨说，这次展览的很多画作尺幅都很大，为迎接托马斯·庚斯博罗的《拉尔夫·朔

姆贝格医生》等超大幅作品，上海博物馆甚至拆掉南墙，方便它们顺利入馆。

就在这时，另一组正在布展的莫奈的《鸢尾花》出现了一点小插曲——警报器放什么位置更合适？褚馨在与英国国家美术馆工作人员沟通后，决定将警报器放在左上角画框凹进去的地方。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英国国家美术馆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画作非常了解。这一次的合作，让我们学习到很多。”褚馨感叹，此次特展，从构想的提出到展览落地，历经了足足两年，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直到现在依然还悬着一颗心不敢放下。

为稳妥起见，参展的52件画作分七批运抵上海，前六批已经进馆，而最重量级的展品、参保价值高达10亿元的梵高画作《长草地与蝴蝶》单独作为最后一批还在运输途中。“原定的航班两次取消，只能转机香港，预计周四晚上能到馆。到馆后我们第一时间布展，争取周六前完成所有布展工作。”褚馨说，虽然在疫情期间谈下这个特展很不容易，但很值得。“英国国家美术馆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十大艺术博物馆之一，这次的珍藏展是一部精华版的欧洲美术史，参展的艺术家都是教科书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精品能够跟中国观众见面，而且是在上海博物馆，很欣慰。如今，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举办大展恰逢其时。”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布展现场。

褚馨在点交画作。

（上海博物馆供图）

制图：李洁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布展现场。褚馨在点交画作。（上海博物馆供图）制图：李洁

意大利歌剧导演马可·卡尼蒂抵沪立刻投入上海歌剧院全新制作《波西米亚人》创排

“歌剧回来了，凛冬消散迎接春天”

■本报记者 姜方

舞美设计图展开，舞台中景倾斜的塔楼顶仿佛梦回巴黎，而由几何图形分割而成的冰块，在灯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些许斑斓的科幻未来感；几位男演员们长袍或斗篷的复古造型，又提醒着观者这仍是普契尼笔下的那部经典歌剧——在昨天的上海歌剧院会议室，刚抵沪不足24小时的意大利歌剧导演马可·卡尼蒂，迫不及待和中国导演杨洋对下月演出的《波西米亚人》展开了热烈讨论。

作为上海歌剧院2023年演出季开幕大戏、全新制作《波西米亚人》的联合执导，历经整整一年的线上沟通，如今终于在上海握手、拥抱了。

“我回来了！意大利歌剧也回来了！”导演马可毫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很高兴看到世界正在渐渐走出疫情的阴影，重回正常轨道。当下，重启歌剧的国际合作非常重要，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与沟通，艺术将激荡出强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他认真地告诉记者：“面对疫情，我们所有人都是斗士，当所有人心手相连去直面恐惧并毫无畏惧时，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凛冬，迎接春天。”而这份寓意，也将成为新版《波西米亚人》舞台上一个令人惊喜的“彩蛋”。

七年前曾来过上海排演《茶花女》的马可，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与上海歌剧院艺术家们深度合作，共创《波西米亚人》的同时，他也将在这座他度过的第一个“中国年”，马可对中国戏曲很感兴趣，我准备带他去听京剧演出，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上海的烟火气——大年三十来我家包饺子、看春晚；春节期间逛逛上海的豫园，再一起去电影院看春节档电影；参观一大会议、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和滨江大道都得安排上……”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悄悄“透露”了一连串的精彩计划。



在上海歌剧院会议室，前天刚抵沪的意大利歌剧导演马可·卡尼蒂，和中国导演杨洋对全新制作的歌剧《波西米亚人》设计图纸进行热烈讨论。（上海歌剧院供图）

歌剧回来了，爱的火焰将点燃冰雪覆盖的舞台

前日中午12点半，一架从罗马出发、经阿姆斯特丹转机至上海的航班落地浦东T2。马可·卡尼蒂和他的助理弗雷德·桑塔洛洛焦，在历经11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顺利入关。一看到前来接机的上海工作人员，马可的眼中有了笑意，朝前方比了个“剪刀手”，回应马可一行的是来自上海的两束鲜花。

原来由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的大型歌剧《波西米亚人》已筹备了近一年，眼看距离2月10日首演之日越来越

近，获悉中国的最新入境政策后，导演马可一行立刻改签了最近一班机票飞向东方，并在落地后立即与院方各业务部门开展工作，要求尽快正式投入《波西米亚人》的戏剧排练。

“这部全新制作的歌剧背景设定在2220年的巴黎，整座城市都被冰雪所覆盖。剧中贫穷的艺术家即使身处极寒环境，心中依然燃烧着爱的火焰！”马可的话语中满是对作品的期许。“艺术不死、爱情永恒。当1896年首演于意大利的感人爱情故事，穿越时空来到2023年上海大剧院的舞台，这份初衷不会改变。”

“这次和马可联合执导，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让歌剧发光，让这门艺术能够活在当下。”中方联合导演兼舞美、多媒体设计杨

竟泽在舞美设计中用到了转盘，在长方体的冰面造型前，一股寒意扑面而来。冰块是寒冷的，而艺术家的热情与赤忱，足以融化一切坚冰，战胜一切困难。就像杨竟泽所感受到的：“我在上海的街头，可以看到很多独立行的年轻人，他们让我对未来、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期待。”

焕新的演出季让更多世界名家名团听到中国声音

“从2020年至今，我们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步伐从未停止。三年眨眼过去了，这一次马可·卡尼蒂应邀来沪，能感受到他十分看好中国、看好上海的演艺市场，加上我们全面扎实的前期工作，所以当大幕揭开时，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许忠告诉记者，包括开幕大戏《波西米亚人》在内，上海歌剧院2023年演出季焕然一新。上海的观众也期待已久的热情回馈演出季的精彩——据最新消息，48小时内，《波西米亚人》《托斯卡》这两部剧目的票房销售已过50万元，演出票售出1600张。

凛冬已过大半，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个春天对歌剧院来说将是火热的、繁花似锦的。许忠告诉记者，歌剧院今年国际化的步伐会“快一点、再快一点”。其中包括携手上海大剧院与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首度合作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将迎来中国首演；与德国埃尔夫特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漂泊的荷兰人》、邀请国际优秀主创团队排演的《托斯卡》等合作剧目，都已经接二连三上了日程表。

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蕾表示，今年春天开始，通过多领域和深入的国际合作，让更多世界名家名团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实力，也让更多中国优秀艺术作品与文艺团走上国际舞台。

37年演出千余场，梅兰芳《霸王别姬》何以成经典

“京剧《霸王别姬》首演百年摄影作品展”全国巡展首展在沪揭幕

■本报记者 李婷

《霸王别姬》是梅兰芳艺术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剧目之一，也是京剧艺术的璀璨明珠。根据梅兰芳自述，他在1922年至1959年的37年间，演出《霸王别姬》千余场。经典何以成为经典？艺术大师如何养成？

1月10日，由梅兰芳纪念馆主办的“京剧《霸王别姬》首演百年摄影作品展”全国巡展的首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揭幕。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本次展览通过《霸王别姬》相关珍贵影像及文物文献的展陈，将梅派经典剧目《霸王别姬》不同时期舞台的样貌、创演历程展示给大众，并借此展现梅派之表演特色，阐释梅兰芳排演新戏之创作精神。

几易其稿，不断在舞台实践中打磨锤炼

《霸王别姬》首演于1922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九。依据此次现场展示的首演戏单，梅兰芳第一次演出该剧的地点是在第一舞台。他本人回忆选择这里是因为“可以多上人”：“平常第一舞台最多卖个五成座就算

不错了，所以北京的班都不愿在那个馆子演，只有义务戏可以满座。这次《霸王别姬》居然也满了。”

自1922年首演以来，《霸王别姬》广为流传，甚至走出国门，远赴欧美及日本。在37年的演出历程中，梅兰芳共与七位搭档合作过，杨小楼、沈华轩、周瑞安、金少山、刘连荣、袁世海、汪志奎皆是京剧武生行当、花脸行当令人瞩目的名家。本次展览中展出了梅兰芳与这七位演员合作演出的戏单，并将合作历程进行了梳理呈现。

从中可以看出，舞台上的成功，背后凝聚着梅兰芳及其团队的艺术之思和艺术追求。37年间，《霸王别姬》常演常新，在剧本、唱腔、扮相、舞美等方面不断完善，终成经典。以剧本为例，自首演后几易其稿，不断地在舞台实践中淬炼。

根据梅兰芳的自述，初稿有二十多场，逐渐打磨精简，到1936年减到十二场，新中国成立后减到八场，而后又为了艺术的完整性将场次增至九场。

“京剧《霸王别姬》首演百年摄影作品展”是梅兰芳纪念馆首次以剧目为主题策划的专题展览。馆长刘祎说，梅兰芳的经典剧目是中国传统艺术美的标度和象征，他的至

美艺术对今天文艺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精益求精，成就梅派表演艺术的经典

在《霸王别姬》中，虞姬剑舞是全剧最受瞩目的一大亮点，它是剧中虞姬对霸王情感最为浓烈的一次表达，也是虞姬对霸王无比郑重的一次告别。舞剑的位置，是环绕在四个角和中央，成为一朵梅花式的图案，假使舞步法不够准确和严谨，就会给观众一种残缺支离的感觉。在排演《霸王别姬》之前，梅兰芳曾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教他太极拳和太极剑，另外还从凤二爷学过《群英会》的舞剑和《卖马》的要领。设计精巧的身段和复杂激烈的情感让这一段剑舞成为《霸王别姬》的戏核，也成就了梅派表演艺术的一幕经典。

本次展览精心挑选了13张梅兰芳剑舞舞姿的剧照，将其与《访美艺术图谱》中的“剑舞”舞谱（绘画卷轴）作了一一对应，并将梅兰芳家藏的练剑照片配合展出，让观众直观感受梅兰芳在艺术创作上的精益求精。一旁的展柜中，陈列着梅兰芳使用过的双剑。该剑为梅兰芳送给王熙春的二拜师回礼，后由

王熙春之妹王熙春捐赠给梅兰芳纪念馆，很是珍贵。

并置展出的梅兰芳首次赴沪戏单及演出合同，则述说着他与上海的深厚渊源：1913年，梅兰芳初次赴沪演出，虽是挂二牌，却在报刊和戏迷中引起轰动，并在演期最后以一出《穆柯寨》唱大轴，获得巨大成功。对于彼时不满20岁的梅兰芳来说，这是他从“声名鹊起”走向“独当一面”的里程碑。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除了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的文物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霸王靠复制件。这套戏衣的原件与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的鱼鳞甲、斗篷都是由谢杏生设计制作的。谢杏生曾回忆：“每次梅先生来上海期间，总是要添置、定制一批戏装。例如鱼鳞甲，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改了许多次，每次都要有所创新。”

“这个展览不仅是缅怀，是赞美，更是对当下的激励，它激励着我们沿着前辈匠匠当年的脚步，以实际行动践行‘守正创新’的理念，并把真正的‘东方之美’呈现给世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表示。

二〇二二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发布 这是一份别样的『年度重大社会热点』档案

本报讯（记者许畅）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上海《咬文嚼字》编辑部昨天公布2022年度十大语文差错，“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等入选。

记者看到，不少差错涵盖了过去这一年度的重大社会热点。比如，数量减少误用“倍”，涉及疫情防控；“天然气”误为“天燃气”，涉及俄乌冲突；“不负众望”误为“不孚众望”，涉及卡塔尔世界杯；“女王”误为“女皇”，涉及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终止”误为“中止”，涉及联合国决议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封锁；“散弹枪”误为“散弹枪”，涉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等。

其中，在说到防疫药品时，“莲花清瘟”常被提及，但往往有人把它误为“莲花清瘟”。其中“莲花”二字分别指该药品成分中的连翘和金莲花，二者均有清热解毒的功能。“莲花清瘟”的成分里不含“莲”。有些报道写梅西率阿根廷队夺冠时，把“不负众望”误为“不孚众望”——“负”指辜负；“不负众望”即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期待。“孚”读fú，指令人信服，“不孚”则指不能令人信服，如“深孚众望”便指使大众非常信服，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孚众望”只能理解成不能使大众信服、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这显然和赞扬梅西的本意大相径庭。

“语言是一种行为，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应方式。重大的社会热点，是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吸引着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谈到，这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语文差错”年度盘点自然呈现的状态。差错源于运用，有语文运用便有语文差错，运用集中差错便集中。这就是《咬文嚼字》“年度差错”集中于年度重大社会热点的原因。

此外，“踔厉奋发”的“踔”常被误读为“zhuō”，正确的读法是chuō。“踔”是个多音多义字：读chuō，指跳跃、疾行，引申指超越、远胜的样子；读zhuō，指卓然特立。“厉”指振奋；“踔厉”形容精神奋发有为。

一些报道中，“天然气”常被误为“天燃气”。天然气通常指产生于油田、煤田和沼泽地带的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等。而“天燃气”只能理解成自然燃烧的气体，世界能源体系中不存在这种气体。汉语中有“燃气”一词，义为用作燃料的气体，天然气便属燃气。“天然气”是“燃气”，但不是“天燃气”。

在黄安靖看来，除了进入榜单的差错外，在2022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语文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归化”或“归化运动员”字眼频频出现。不少学者提出过批评。用“归化”这个词好吗？“归化”是个旧词，通常指归附于教化、归附、归顺、同化等意思。虽然它过去也指“甲国人人乙国籍”，但这个词还是难免“陈旧”，有不合“时宜”之嫌。

再如：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频创纪录，“纪录”常被误成“记录”；南太平洋汤加海底火山爆发，“爆发”常被误成“暴发”；俄乌冲突爆发，双方战事陷入胶着，“胶着”常被误成“焦灼”；美国通货膨胀持续飙升，当地物价轮番，“轮番”常被误为“翻翻”；前英国首相特拉斯推出大幅减税政策，导致英镑大跌，“英镑”常被误为“英磅”；德国总理支持全球化，反对脱钩论调，“脱钩”常被误成“脱勾”等。

自2006年起，《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公布“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如今已有17年了。翻阅每年“十大差错”可发现，榜单其实也是一份别样的“年度重大社会热点”档案。